

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



可 怜 无 数 山



王小鹰 著

JILIN RENMIN CHUBAN SHE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可怜无数山

著 者	王小鹰	责任编辑	包兰英
封面设计	张 迅	责任校对	李艳萍
版式设计	王咏梅	责任排版	李冬梅

出 版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发 行 者	吉林人民出版社
制 版	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印 刷 者	北京时事印刷厂
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375 插页 8
字 数	165 千字
版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 200 册

标准书号	ISBN 7-206-03071-8/K·110
定 价	17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

毕竟东流去



1948年，我的童年——苏北姑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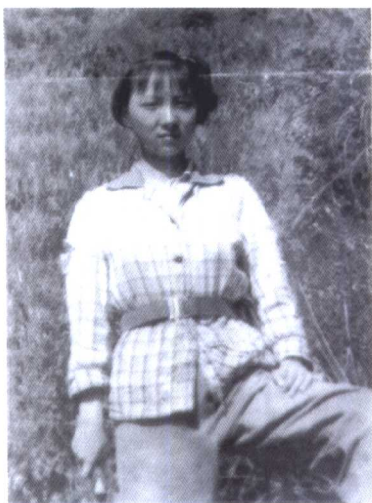
1960年，我的少年——长辫子少女。



1967年，在天安门前——我爱北京天安门。



1967年，参加“井冈山”长征小分队——夭折的“长征”（第二排右一为作者）。



1968年，在黄山茶林场期间——踏遍青山人未老。



1968年，去黄山茶林场前留影——挥手自兹去。



1971 年,与恋人合影——花开花落自有时。



1972 年,在大山的褶皱里舞蹈(前排左为作者)。



1973 年,与父亲合影——父亲的微笑。



1975 年,五姐妹合影(中为作者)。



1978 年，夫妻双双上大学。



1984 年，在上海电视台采访《梁祝》剧组——我曾经是个越剧迷。



1993年，拜90岁高龄的老画家王康乐为师，研习国画艺术——多余而又不多余。



《梦回采云队》——小鹰国画作品



1994 年，带女儿回黄山茶林场采云队。身后的房屋便是我们当年的宿舍。



1997 年，我们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了。42 岁时才得了这个女儿，女儿 8 岁了。



1997 年，我与先生 50 岁生日留念。

背负苍天的一代（总序）



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，有一个特殊的年份不应该被忘记，这就是 1968 年。现在 45 岁到 55 岁之间的人，应该清楚地记得那一年。伴随着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的发表，数千万十几岁、二十几岁的初、高中学生离开父母，打着红旗，背着背包，乘着火车、卡车、马车，从沪上，从京华，从大大小小的城市，像遍布 960 万平方公里的河流一样，源源不断地涌向关东、塞北，涌向巴山蜀水、版纳丛林，涌向黄土高原、荒漠戈壁，涌向千千万万的山庄、村落、农场。那场面是波澜壮阔的，那情景是激动人心的。从那时开始，演绎出一代人、乃至几代人的悲欢离合，演绎出了共和国的一次新的嬗变。

从生根开花的初衷到席卷回城的大潮，从大有作为的雄心到一无所有的惶惑，从待业的焦虑到寻觅出千姿百态的归宿，从恢复高考的希望到临时工与出国留学的天渊之别，从“文革”10 年浩劫到



20年改革开放的震荡，历史给一代人出了一道几乎死谜一样难解的命题。在解答这个命题的过程中，有血的殷红、汗的辛酸、泪的苦涩，有艰难中的求索与逆境中的崛起，也有放弃求索的夭折与沉沦。30年中，一代人跨跃两个时代，历尽人间的苦辣酸甜。

如今，在当年数千万知青大军中，有的人崛起了，成为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和骨干；也有许多人始终没有在时代的变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在历史潮流的涌进中沉入河床。我无意于对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做简单的类比和解释。人是历史的、社会的，同时也是个性的，人的成功与失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总结。但是，在逆境中奋发拼搏，把种种的人生经历变成财富，把最大的苦难咀嚼粉碎，凭着一股坚定的意志朝前走，却是一条成功的公理。我相信，正是靠着这样的力量，许多人走出困惑，走向新生活；也正是靠这样的力量，我们的国家才一次次地从黑暗走向光明。

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》丛书。这套丛书的推出，适逢我国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其意义在于，时隔30年后，向人们提醒，不要忘记这段历史。这套丛书将陆续推出陈建功的《十八岁面对侏罗纪》、高洪波的《也是一段歌》、肖复兴的《触摸往事》、叶辛的《往日的情书》、赵丽宏的《在岁月的荒滩上》、陆星儿的《生是真实的》、贾



平凹的《我是农民——在乡下的五年记忆》、叶广芑的《没有日记的罗敷河》、张抗抗的《大荒冰河》、毕淑敏的《在印度河上游》、范小青的《走不远的昨天》、王小鹰的《可怜无数山》等十余部作品。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“知青运动”的亲历者，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，对于这场“知青运动”，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，更为清醒的领悟。相信他们的叙述、他们的辨析，对于今天的人们对30年前的那一段历史，对30年来历史的认识，是有帮助的。

我自己也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。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，参加过这场运动的人也有很多。回想这30年，感觉就像背上了整整的一座苍天。天是厚重的，有千百里高，有亿万钧重；天又是空灵的，不会把人压倒。30年的历史，怎样去看，怎样去对待，我拿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即使有一个答案，对我自己是适合的，也不见得对别人适合。但是人对于历史，尤其是对于亲身经历的国家民族的大时代的历史，不应当忘却，也不应当耿耿于怀。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代人背上的厚重的历史，也不要被它压垮。就像背负苍天，把天背在身上，把脚踩在地上，去求索，去生活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遭际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。衷心地祝愿以“老三届”为代表的共和国的长子们肩负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使命，义无反顾地、出色地实践它、完成它！也衷心地希望当代



青年能从父兄的历史足迹中，更深刻地去解读历史、去体会人生的经验和教训，清醒、理智、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时代的大潮，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振兴的历史进程中留下“这一代人”的坚实足迹！

姜大明

1998年2月于北京

注：总序作者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、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。

自序



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倏忽已走进人生的秋季。在年轻的时候是很害怕长到这个年龄的。回想起来，当眼角发现一丝皱纹或从鬓间拔下第一根白发的时候，那种惊慌恐惧，周章失措，简直如同世界末日降临一般。以现在的心境去回想那时候的模样，便会从心底发出爱怜的微笑。就像看见我的小女儿伸出小手，去接被第一阵秋风吹下的落叶，紧张地呼喊：“妈妈，怎么办呀？大树妈妈的孩子掉下来了！”小孩子总是喜欢朝气蓬勃的春天和热情奔放的夏天，他们不喜欢树叶凋零的秋天，他们也不喜欢妈妈衰老。我的小女儿总是很认真地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看你很漂亮，一点也不老。”可是，秋天总归要来的，妈妈总归要老的，就像孩子总归要长大一样。现在，我望着眼角抹不去的皱纹和鬓间越来越多的白发，已经很平静、很坦然了，我想，这已经是我的风景了。

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，总是离人泪。”秋景常被文人骚客涂



抹上萧瑟悲凉的色彩，却也有杨万里潇洒地唱出“秋气堪悲未必然，轻寒正是可人天”的新句；王勃笔下的秋色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与长天一色”的瑰丽。我更喜爱刘禹锡秋词中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的清雅恬淡。人生走进秋季以后，渐渐地已经看得见生命的全过程了。譬如爬山，爬过了大半座山，已经爬过的路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；抬起头，山峰也隐约可见，还需要爬多少路到达峰顶心里也有数了。于是，便不再猜测、不再急躁、不再幻想、不再忧惧，对自己说：“只管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上爬就是了。”这就是秋天的心情，这就是中年的心情！在这种心情下，人生变得简单，命运似乎也变得可以由自己把握了。这种心情的转变和形成于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，亦像秋风不知不觉地来了，树叶不知不觉地褐了一片，又黄了一片，不知在什么时候竟都落下了。

在人生的秋季里，时间愈加珍贵起来，因为，生命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年轻人的富足和奢侈，对我们来说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。掰着手指算，要做的事情太多，只能放弃许多欲望和梦想，用有限的生命去尽力做好几件非做不可的事情。头等大事，便是养育女儿，因为我是母亲，养育女儿当然是非做不可的事；第二件事，便是写文章，因为命运派给我的角色是个作家，自然是不可不写的了。说实话，这两件事几乎耗去了我的全部精力，



何况总归还有一些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情要做呀！舍弃了年轻时的爱好，淡漠了许多兴致，只专心做着必须做的事，做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这件事作为存在的我必须要做。这样的日子平淡无奇，却很实在。刘禹锡秋词的后两句是：“试上高楼清入骨，岂如春色嗾人狂。”这就是秋季的状态，这就是中年的状态呀！惟一的企盼便是：愿我人生的秋季尽可能地持久一些，因为，我的女儿对中年的我来说还太小太小！

王小鹰

1998年7月31日